

在埃塞的日子里

——一位援外医疗队长的手记

■ 张晓阳



中国援埃医疗队中医针灸科乔敏医师在向嘉宾讲解中医发展史

(二十三)

乔敏传播中华传统医学知识

2017 年 5 月 23 日,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妇女小组举办中华传统医学知识讲座,邀请我援埃第十九批医疗队队员介绍传统中医文化。来自巴基斯坦、古巴、孟加拉国、印度、韩国、捷克、葡萄牙、突尼斯等国大使夫人,美国、英国、新西兰、加拿大、纳米比亚、安哥拉等国外交官和夫人,埃塞航空公司高管等 30 多位外宾以及使馆部分女外交官和配偶出席。

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夫人陈晓爽在致辞中表示,中华传统医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体系独特,凝聚了千百年中国先贤的思想与智慧,是认识和品读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愿与大家进行交流,相互学习和借鉴,加深彼此了解和友谊。

中国援埃医疗队中医针灸科乔敏医师讲解了中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理念,重点介绍了穴位、经络理论。外方嘉宾积极提问并大胆体验针灸,纷纷赞叹中医的独特与神奇,对中华悠久文明在医学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钦佩。现场氛围友好热烈、生动活泼,被嘉宾称赞为一次难得的体验之旅。活动中,使馆播放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城市宣传片。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孔子学院教师还表演了茶道、太极扇、坝等中国传统艺术。来宾纷纷感谢中国驻埃使馆举办的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表示通过此次讲座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收获颇丰。(未完待续)



外方嘉宾大胆体验乔敏的针灸术

《大学的精神》：教育让人做最好的自己



《大学的精神》陈赛著 中信出版社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它必然随着外界的变迁而改变。大学不乏理想主义者,但也有不少校长失败于对大学的理想改造上。大学的精神,即便对这几所世界顶尖大学而言,亦是堪忧的。

无论在什么时代,“受教育”都是一个人最低成本的提升通道,而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它总结为,“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蒲实、陈赛等人历时 7 年,通过实地探访,集中采访大学校长、学院领导、教授、大学学生等,追寻 7 所世界名校的魅力与品格、积淀与

气质:代表精英意志的哈佛、培养社会领袖的耶鲁、作为硅谷心脏的斯坦福、成为现代绅士摇篮的牛津、为读书而生的剑桥、思辨之地海德堡、让梦想起飞的麻省理工,最终形成了《大学的精神》一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大学——其样子,超乎你的常识或所见所闻。比如,在牛津大学的辅导式教学体系内,学生必须学会辩论和驳斥,这是最重要的技巧。斯坦福大学本科不分专业,同学之间随机组合,交友广泛,跨学科交流,且不限制毕业时间,鼓励你干点别的。在中国,很难想象一个学生能够随随便便从北大转到复旦,或者从南开换到中山大学。但在德国,一个学生在求学期间换几所大学很正常,有时候为了追随心仪的导师,有时候仅仅是为了换个城市生活。

不过,对于这几所世界名校,记者并没有顶礼膜拜式的一味抒情,而是笔下流露着记者职业性的冷静与深刻。不仅写出了这几所世界级名校的明媚光鲜,亦道出它们不为人所知的尴尬与不堪。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它必然随着外界的变迁而改变。大学不乏理想主义者,但也有不少校长失败于对大学的理想改造上。大学的精神,即便对这几所世界顶尖大学而言,亦是堪忧的。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安东尼·克龙曼在《教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放弃了最重要的一门课程——人生的意义。而在剑

桥大学教授利维斯看来,大学就是要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国民的趣味,大学和文学批评的使命就是抵抗社会对“少数人文化”的围追堵截。然而,利维斯自己一生坚守的,却是一场无望取胜的战争。丘吉尔学院的英语教授乔治·斯坦纳写道:“当利维斯博士最后一次离开米尔巷时,英国情感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便结束了。”

看过这本书,心里不免要生出比较,哪个学校是自己最喜欢的。尽管德国大学在本书中所占分量是最小的,但却是我最喜欢的。相对于牛津、剑桥的贵族式教育,哈佛、麻省理工的实用主义和精英化教育,德国大学宽松自由。德国没有大学入学考试,一般说,学生只要通过中学会考,就可以申请任何大学的任何专业。德国教育的目标是人本主义的,德国大学最注重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德国人的概念里,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到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相比之下,英美大学像一座规划得很好的城市,有时候连学生的私人生活都是有组织的。但德国大学,你乍一进来,可能觉得空荡荡的,什么都抓不住。没人关心你,也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聪明人得自己找到方向。你没有指导,但同时也意味着没有束

缚。在海德堡大学,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可能要读上一个学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恐怕要两年。三四本著作读完,本科学年也差不多结束了。德国人,就是这样耐心、细致、慢悠悠。

当然,全面认识一所大学是不易的,介绍和评价一个人都很难,更何况是面对已有数百年生命的大学了。在本书中,记者对这几所世界级名校的探访,大部分文字不过是拘于一时一地之印象而已。剑桥大学第 344 届副校长艾莉森说:“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剑桥大学校长职位由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担任,纯属挂名,实际主管学术与行政工作是副校长。)所以,本书亦有它的局限性,而每个读者在读书过程当中似乎都应该意识到作者以及自己的局限。作家苗炜说:“在剑桥这种地方,你会有一种向上走的欲望。但一回到现实,你就只能走下坡路了。”陈赛在本书的《后记》中表示:事实上,每次从一所大学采访回来,与自己的“下坡路”迎面相撞时,我都痛苦地意识到人生的各种局限性,但同时我也一次次告诉自己,突破的可能性永远都只存在于自身。读书求知,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许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读大学,而在于这种智识生活的愿望是否能长久存在于你的内心。(新浪)